

评书秘本《龙潭鲍骆》之一

鲍福阁龙潭



施福 阎龙潭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字数210,000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0.125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1—40,000册

ISBN—7—80008—003—X/I·4

定价：2.30元

出版说明

《龙潭鲍骆》是一部长篇传统评书稿本。《鲍福闯龙潭》是第一分册，其它分册《骆龙定瓜州》、《余干闹北平》等，即将由中国曲艺出版社陆续出版。

《龙潭鲍骆》首演于民国初年，评书艺术家品正三先生曾独得编演者的亲传并加工改编，再传给陈荫荣先生，历来在北京书坛上久演不衰，至今别无传人。

书中主要讲述武则天贬了嗣圣天子，以周代唐，大杀唐室功臣。鲍福、骆龙救保太子李旦且在扬州举旗反周，兵败。庐陵王应召到长安遇害。鲍福在龙潭镇保李旦再次起兵复唐，天下响应。鲍福兵入长安，金殿交刀，下南唐请玉玺等热闹回目。

本书经品正三先生、陈荫荣先生在长年艺术实践中的删除补益，内容和情节都有所发展，出版前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整理，某些人名、地名、称谓则仍依口述，并尽量保持原来的艺术风格。

目 次

第一回	唐永徵即位恩立储	武媚娘封妃谋正宫	1
第二回	王后被屈裁陷巫蛊	太子蒙难遇救冷官	14
第三回	李开芳秉忠护太子	樊梨花添喜产麟儿	26
第四回	众小将怒目打奸相	程咬金善言息纷争	36
第五回	鲍子安解囊济难妇	通城虎扶困出狱囚	49
第六回	张天佑私演御林军	樊梨花戎装朝金阙	62
第七回	咬金庆贺百岁福寿	薛刚贪杯醉闯花灯	73
第八回	薛刚闯祸踢死皇子	武后篡唐日近二王	84
第九回	抽梁换柱天牢易子	冤沉海底铁丘成坟	94
第十回	真太子潜赴扬州府	莽薛刚误走荒草山	104
第十五回	乞丐当行薛刚落草	语惊四座胡莲保镖	116
第十二回	金鞭将遇寇清凉山	鲍子安访贤破寒岭	127
第十三回	清凉山前鲍福迎驾	密松林内骆龙收徒	137
第十四回	薛子强头扫铁丘坟	宝刀将暗入郡王府	146
第十五回	程咬金诉苦金銮殿	武三思兵发荒草山	159
第十六回	荒草山鲍福用兵法	泥水关薛刚投义兄	175
第十七回	薛仁察恩杀妾砍子	鲁仲奉谕访友聘贤	187
第十八回	屈伏鲁扬威房州招	薛子强晋谒庐陵王	200
第十九回	九连山上齐集英俊	扬州城头首举义旗	211
第二十回	貉宾王传檄讨武曌	中州侯挂帅打扬州	222

第二十一回	骆宾王说走雷仁智	徐敬业对敌武三思	235
第二十二回	武三思鏖兵扬州城	铁棍将收录王那相	249
第二十三回	连刺三王轻捉李旦	独提一旅径探龙潭	261
第二十四回	刘龙拜庄段雨定计	鲍福出马范江就擒	275
第二十五回	赛平仲顺说龙潭镇	鲍子安折服一声雷	290
第二十六回	仰天球私心囚盟弟	浪学武有意对花刀	304

第一回

唐永徽即位思立储 武媚娘封妃谋正宫

这部长篇评书的名儿叫《龙潭鲍骆》。打哪儿说起呢？唐朝第三帝名叫李治，年号永徽，立原配王氏为后宫的正宫皇后，东宫萧淑妃，西宫武昭仪。称呼武昭仪，就是说她姓武，封为西宫昭仪妃，此人就是后来的则天皇帝。她的父亲叫武士彟，并州文水人——现在这地方属山西。想当初武士彟跟唐高祖李渊是故交，李渊在隋朝做太原侯的时候，他在李渊手下为行军司铠参军，是李渊的心腹人。后来大唐开国，曾封为光禄大夫兼义原郡公，后来晋升到了工部尚书加封应国公，一直升到做江南荊州的大都督。他的原配妻子李氏所生两个儿子，长子叫元庆，次子叫元爽。他在荆州又纳妾杨氏，所生一女，乳名叫凌儿，貌美无双，夫妇二人爱如掌上明珠一般，由一小儿的时候就教给她认字，这小女孩天生的聰明，到四岁就能朗诵《诗经》，只要大人一提什么典故，她张嘴就能说出成语来。在八岁上就能够做文章，到十岁开外，凡是有同僚亲友们到她家，武士彟说，“你给做篇文章”，“你给朗诵朗诵《诗经》”，小姑娘提笔就写，张嘴就背。人又聰明，长得又好看，武士彟有什么人情来往时，都要带着女儿。称得起秀外慧中，才名卓著。这一来，

一个十岁的女孩能够朗诵《诗经》，往大块儿地撒文章，在江南湖州一带就轰动一时了。忽然有个外帘御史听说了这个事。外帘御史是干什么的呀？视察各地，听一听民风，百姓们安居乐业啦，或者百姓们怨声载道；或是地方官为官不正，欺压良民哪，全都要访查明白，报到京师，他们也就是皇上的耳目。外帘御史由江南返朝之后，把这事情也写折本上奏了。那时正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在位，在前部《兴唐传》和《兴唐后传》里说过，那李世民在年轻的时候够多么好。隋朝杨广无道，天下农民纷纷起义，有各路反王反隋。惟有李世民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在扬州会夺玉玺以后，设法把大家得到的玉玺抓过来算他们家的，结果是大唐朝开了国。开国以后又率领人马东挡西除，南征北战，扫灭了六十四路烟尘。他爸爸李渊嘴里有话：“没有我儿世民焉有大唐？我大唐得天下多是我二儿子世民一人之力耳。”李渊一死，李世民登极，用了一个魏征魏玄成为当朝的丞相，秉正无私，直言敢谏。魏征曾有十谏，就是有十道本章，按本章上说的话办，就能够把国家大事治理得尽美尽善。当初李渊就赞成这魏征会办事，到李世民在位还是这样直言敢谏。又有房玄龄、杜如晦几位学士同朝为官，把这大唐国治理得太好了。兴办学校，穷人家念不起书可以上国学，让每一个老百姓的孩子都要读书认字；老百姓男耕女织，安居乐业；买卖铺号，五行八作，行商负贩，各安生理。重整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李世民本来就是开基创业的君主，继承帝业之后，用人得当，这才有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李世民有办错事的时候没有？有。不要紧，丞相魏征直言进谏，又改过来啦。在贞观十七年魏征死了，李世民难过呀：“想不到

哇，魏征丞相去世，如同身旁短了一面镜子，我有错儿自己都不知道。”果然，一没有身边这面镜子，李世民在宫中没有事儿可就胡来起来了，怎么？收了多少多的嫔妃。封了些个什么翠华宫啊，玉华宫啊，翠微宫啊，老来老去昏庸得嗜好声色。一见御史所奏折本上武氏凌儿可称才女，他也是好奇，下旨把武氏召进京师。旨意到了荆州，武士彟到内宅跟全家一说，大家伙儿就愣了。武氏的母亲杨氏夫人心想：圣上怎么会知道我的女儿有才学，召我的女儿进京呢？她心里舍不得，放声痛哭。武凌儿说：“娘啊，您不要这么哭。女儿得见天子，焉知非福？何必先自悲泣哪？女儿我想这是全家的造化，您不要难过。”她把母亲安慰好了。武士彟一听：这话也对，碰巧就许是我们武家走运。这么着，凌儿可就随旨进了京师。贞观天子闻奏，在翠微宫召见。武凌儿跪倒在地，磕头见驾。李世民一瞧：“下面这女子可是武士彟之女武凌儿？抬起头来，朕要御览。”她猛一抬头，李世民注目观看。哎呀，这女子长得太美了！说书的有这么两句老话：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要论武凌儿长得美，这两句话都得靠后，这女子都好看得没法再夸了，天生来的美，面白粉而白，唇不点而朱。李世民一问：“芳龄几何？”

“启万岁，年方二七。”武凌儿入宫那年整十四岁，个头儿长得可象十七、八的。贞观天子心中欢悦，上人见喜，立刻叫她陪酒。贞观天子一问话，她对答如流，贞观天子十分喜爱，说：“你只有乳名叫武凌儿，我今赐名叫媚娘，封你为才人，陪王伴驾。”有了封号，在宫里头就立了册了。

李世民自从有了武媚娘每日陪伴，什么叫玉华宫啊，哪儿叫翠华宫啊，多少美女他全给忘了，多少嫔妃他都给撇在九

霄云外了。一直跟武媚娘昼夜不离。徐茂功听说贞观天子收了个武才人，不理朝政，每日里让太子李治署理国事。这可不行，我得见见皇上。徐茂功进宫求见，内侍赶紧启奏。李世民一想：也不能不见，第一，徐茂功是开国的老臣；第二，他功高盖世。这才驾坐偏殿宣召徐茂功。徐茂功见驾，一瞧这李世民脸上不是颜色，这才问：“万岁为什么多日不理朝政？听说万岁收了武媚娘，您本是有道的明君，岂能重女色而轻国事呢？”李世民当时百般遮说：“啊！比如说，普通老百姓遇上今年年成好，多打了些个粮食，还想着再娶个妾哪，何况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呢！徐先生，我不过是求个晚年之乐，休要多奏，出宫去吧！”徐茂功也没有办法，回府一想啊，得把四弟赶紧调回来。他敢跟李世民说个理儿，他一说，李世民还不敢不听他的。只有我四弟才有这劲儿。这四弟是谁啊？就是程咬金。徐茂功跟程咬金都七十多岁了。程咬金干什么去了呢？皆因是西土樊江王国有内乱，递上哀表，请天朝客军人境替他除内乱。程咬金征西尚未还朝。程咬金爵封到太平永靖睿智长胜福寿双郡王，代表大唐贞观天子带兵去了西土，虽无銮驾，如皇帝亲临。程咬金在西土得着徐茂功的信，赶紧除灭了西土丞相卞豹，平定内乱，办理善后，火速班师回朝。李世民在后宫听说程咬金奏凯还朝，他虽然多日不理国事，但征西的功臣回来，他不敢也不上朝啊，准知道程咬金这关不好过。李世民来到金殿，程咬金见驾，封官晋爵，下旨意犒赏三军，该怎么办理都办理完了，程咬金这才问：“万岁，说您上年岁吧，又不算太大，五十将过。形容枯槁，脸上连血色都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李世民当时就是一惊：“四王兄，我为国为民昼夜

辛劳，难免要形容憔悴，四王兄不必多虑。”“唉！不对！我听说了，您收了个武媚娘为才人。万岁自己把自己的龙体给忘了，臣直言敢谏：万岁赶紧把武才人驱出宫外，好好保养您的龙体，这是个大事。还是那句话，微臣当初是卖私盐出身，也不会转文，您听我的，让武氏出宫。您要是不听，臣，跟您告辞，我回我的山东历城县，不管国事了哇！”李世民一听：“这个……哈哈！”李世民想起当年官门挂带，金殿散将之事，心说：这儿出了个带头的，他这么一告辞啊，大伙跟着一起哄，所有的臣宰全都辞朝，我大唐国就要不保哇！李世民没办法呀，说：“四王兄，你不是说到这儿吗？我传旨将武氏驱出宫外，静养身体。福寿双郡王直言敢谏，朕我如何不听呢？尤其你乃是是我国的开国元勋，咱们乃是患难君臣，寡人从你之意也就是了。”程咬金说：“这还差不多，万岁真是有道明君哪。”李世民回到宫中见着武媚娘一说，武媚娘大吃一惊：心说：啊！敢情这皇上惧怕福寿双郡王程咬金！李世民叫道：“妃子，你手下所用的东西你都带着走。我今不忍加罪于你，赐你到西郊兴隆庵出家为尼，你就火速出宫去吧。”武媚娘哭得泪流满面，叫道：“万岁，念臣妾陪伴万岁一场，请万岁恩准我再伺候万岁五日，然后遵旨出宫也就是了。”“好好好，好哇——”

武媚娘这么一哭哇，李世民也动了心，他这病本来已经够重的了，只因征西将士奏凯还朝，他是不得不登殿加封，要论他的精气神儿啊，都上不了殿了，他再动点儿心，这病体可就沉重了。到了第三天头上，李世民正在用药，身边有太子李治，还有武媚娘，伺候他把药吃完了，他往后一仰身躺下养神，把龙单盖上，一会儿的工夫他就忍着了。李治跟

武媚娘赶紧退下，来到偏殿。刚才李世民端不住药杯，洒了李治一手的药汁子，李治坐着，武媚娘打得了洗手水，双手托着盆跪在他面前。李治一边儿洗手，一边儿闪目观看武媚娘。太子李治一看：这武媚娘长得美；不单美，美而不俗，天生来这么大气。他心中就没有好意了，心说：怪不得我父王昼夜不离的这么喜爱她。他洗着手哇，可就抬左手用中指跟大拇指叭地这么一弹，这水珠正打到武媚娘的眉攒上，这武媚娘微然一翻眼皮，二目传神：“千岁，您这是什么意思？”“哎呀，媚娘啊，闻得你出口成章，颇有才学，我有首诗，刚有上两句，还没有下两句，你能不能接续答对上来？”武媚娘一听，说：“千岁，请您说出来我听听。”

“好！你听着。前两句：乍忆巫山梦里魂，阳台路隔恨无门。”武氏听罢心有所思：我是被贬的人了，再有两天我就得出宫，贞观天子看来也难以久于人世；如今太子有见爱的意思，说出这样的诗句，我得为我的将来找个地步呀。啊！这个女子她有一份用心哪。“千岁，我续得上来。”“当面续来。”“未曾锦帐风云会，先沐金盆雨露恩。”李治一听：“哦，哈哈哈哈。”武媚娘把脸盆放下，二人携手揽腕就奔了偏殿的里间了。事情既然到了这地步了，武氏这才低声哭泣，叫道：“千岁，我虽然是被贬的人，也曾陪王伴驾。今蒙千岁喜爱，才冒着死犯了私通之罪。既然夙缘如此，今后千岁把我置于何地呢？”“这个……”李治一想，“这么办吧，你暂时遵旨出家为尼，一旦我父王龙归海藏，我继承帝业，那时我必定将你二次召进宫中也就是了。”“千岁，咱们俩海枯石烂，永不相忘，我求你赠个念想儿吧。”空口说话不行啊，这个女子厉害呀！“这个……”歎！李治伸手就把



腰里的玉珮摘下来了，这块玉珮上头雕刻着九条龙，名为九龙羊脂玉珮，说：“将这个玉珮做为念想儿，你收起来吧。”

“谢千岁，千千岁。有朝一日您就是万岁了，臣妾武媚娘谢主隆恩！”“你先别忙着谢恩，我问问你，你虽说是奉旨到兴隆庵出家为尼，你落发还是不落发呀？”武媚娘一听李治都说到这个份儿上啦，连忙说：“千岁，我带发为尼，我一心等候千岁就是。”“哈哈哈哈！”俩人从此分手。简断截说，到了五天头上，武氏在贞观天子这儿磕头辞行，有侍女把她送到了西郊兴隆庵出家去了。想不到没有十天的光景，贞观天子的病不行了，把这班老臣找来要托咐托咐。其中唯有程咬金最难过，心说：唉，当初的秦王千岁马上得天下，老来老去结果自个儿把自个儿糟踏死了。李世民叫道：“唉……老功勋。——我儿李治，你给老功勋磕头。”“是，老功勋，我李治大礼参拜。”“唉，万岁这是什么意思哪？”

“老功勋，看我儿可保则保，不可保哇……”“怎么样？”“就将我儿贬了，请四王兄署理朝纲。”程咬金叫道：“万岁，臣万死也不敢，您自保望安，我可比不了诸葛亮，我也就是学学诸葛亮，忠心为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您放心。”“啊！”李世民叫道：“儿啊，再拜过你的亚父。”说白话，这程咬金如同是你的爸爸。“亚父在上，我这儿给您磕头。”“起来。”程咬金应了。贞观天子一倒气儿死了，享年五十三岁，在位二十三年。贞观天子晏驾，李治登极，改年号永徽，忧喜二诏颁行天下，国服国孝，办理丧事，给李世民入葬。李世民是唐朝第二帝，永徽天子尊他的庙号为唐太宗。

书要简断。三年之后，永徽天子孝服已满，想起了武媚

娘，摆驾出宫来到兴隆庵降香，老尼姑带着众尼接驾，请圣上到大殿拈香，拈香不过是个样子，他是为烧香来的吗？实际他是为武媚娘来的。拈香拜佛已毕，老尼姑带着徒弟们退出大殿，只留下武媚娘。武媚娘上前跪倒：“陛下，还记得当初赐妾的九龙羊脂玉珮吗？”“哎呀！”李治叫道：“媚娘啊！我哪儿能忘了呢，今天就是吉期，我召你入宫。”

“谢万岁。”早有手下人预备下凤辇，接武媚娘直回皇城，进皇宫来到翠微宫，这才传旨叫王皇后王娘娘、东宫萧淑妃萧娘娘前来见驾。“万岁召唤妾身等前来，有何吩咐呢？”

“唉，我跟你们说说我父临终的遗旨。因为武媚娘武才人很有才学，父王遗旨说，孝服一满就要接她入宫，陪伴寡人。你们姐妹今后还要多亲多近。”武媚娘赶紧上前见礼。王皇后为人忠厚，懂得礼节，心说：既然你是一国之主，帝王家三宫六院，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萧淑妃本来是个最得宠的妃子，一听说来了个武媚娘二次进宫，心里大不高兴。不过也说不出什么来，王皇后都没说什么呀！这才把管宫的四司八处都总管太监杜辉找来给上册，让武媚娘跪倒听封。“寡人封你为西宫昭仪妃。”当下在翠微宫摆酒庆贺。

这是头天的事，第二天，永徽天子在朝廷之上，当着九卿四相八大朝臣的面儿，冲着满朝文武一宣布：“遵我父王的遗旨，收武昭仪为西宫。”文武百官也没敢说什么。其中单有一位心里头很不高兴，谁呀？姓狄叫狄仁杰，是贞观天子在晚年钦点的一个状元，李世民加封他西台直谏御史，位至梁国公。这狄仁杰心里纳闷，当时在金殿上没说什么，下朝之后，他想：我找谁去说说呀？当初他得中的时候徐茂功为主考。徐茂功也知道狄仁杰是仁义君子，耿直的人，师生

同朝为官，可称是推心置腹。徐茂功七十好几的人了，跟狄仁杰说：“仁杰，你为人正直无私，容易得罪权贵，我这个岁数啦，给你指点明路又能有几年？我得给你找一个护身符。”“什么护身符呀？”“一个人，此人姓程名咬金，号叫知节。”徐茂功就把程咬金的履历讲长抹短这么一说。狄仁杰一听：“哎呀！我早有耳闻。听说想当初是泥腿光棍，卖私盐出身，瓦岗寨做过两天混世魔王。”“哎，就是他。这个主儿啊，你说他没心吧，他有心有肺；你说他有心有肺吧，他又没心。你说他软吧，他横上来谁都比不了；你说他横吧，到时候他又能软。别看这个人没有多大学问，他的见识可比不了。你还别拿他不当回事。这个主儿他且得活着呢。将来我百年之后还有程咬金在朝，如若有事不明，找他，他出主意，你的事就能办了；如若有人害你，暗算你，你找他，他就是你这耿直人的护身符。听明白没有？”“是，老师，我听明白了。”徐茂功把狄仁杰带到福寿双郡王府。程咬金一瞧，说：“三哥哎，这是谁？”徐茂功这么一提。“状元狄仁杰。西台直谏御史，加封梁国公。是我晚年的得意弟子。——你给老王爷磕头吧！”“老王爷，卑职狄仁杰大礼参拜。”“哎，状元，国家栋梁之才，有你这样的状元是太好了。呵呵哈哈哈。”徐茂功说：“唉，四弟呀，人生寿夭之数，我有自知之明，看在弟兄结拜的情分上，我把我的弟子托咐与你啦。”“怎么？”“凡事你要相帮，有难处的时候你要保护他。我徐茂功当了一科主考，得一个好弟子，不容易，你就多多地关照吧。”“唉，我一个卖私盐的，比不了三哥您一肚子墨水，我有什么学问？你这不是瞎闹吗？”“哎，不瞎闹”。托咐好啦。在贞观二十二年，忽

然有徐茂功的哀表奏上，英国公徐勣寿终正寝啦。今天狄仁杰有点儿想不通：当初陪伴贞观天子的才人，他的儿子谎说他爸爸有遗旨，召进宫来纳为西官，这个事情太不合乎情理。怎么办呢？我得找这位老功勋去请教。散了朝，他就奔程咬金的王府了。门上往里禀报，程咬金吩咐说：“叫他进来。”“是。”狄仁杰来到书房行礼：“见过老王爷。”

“别介，起来起来。什么事？”“我找王爷您请教请教。”就把金殿上的事情全说了，程咬金一听：“哈哈！好哇！本来是李世民的才人，现在诈称先王遗旨，召进宫来，加封西官下院，当昭仪妃啦？”“对，我今天没敢插言，也没敢进谏。谁让我的恩师托咐了回子呢，我找您来问问这个事，咱们应当怎么办？”程咬金说：“别忙、别忙，我想想。嗯……呵呵哈哈哈，我说仁杰呀。”“老王爷。”“瞧着这个永徽天子可保你就保，多咱瞧着他不可保哇，你回你的原籍，辞官不作了。听明白了没有？”“哎。”“我呢，要是说一句话，准得把这武昭仪二次赶出宫去。当初贞观天子在位的时候，赶她出宫去就是我的谏言。不过，依我之见，他们李家的家务事咱们少管。为什么？情理在这儿摆着哪，既然永徽天子孝服刚满就急忙将她召进宫来，不问可知，未出宫前他们已然私通了。听明白没有！”“哎。”“我要是将武昭仪赶出宫去，永徽天子他也得恨我呀。他恨我不要紧，敢说有我三寸气在他不敢把我怎么样。这是咱们爷儿俩坐在家里说的话。我老活着吗？我总有个百年之后哇！那时节我这些儿子、孙子怎么办哪？现在他惹不起我，明儿到了没有我的那一天，他惹得起我这几孙们。这就是我的心。咱爷俩儿说的是知心话，这是他们的家务事，就算是臭杂拌儿吧，甭理他

了，咱们睁着眼看着他们！”“是。”“爷俩儿喝酒吧。”“哎。”狄仁杰一听程咬金这话有理，并非是不谏，实在是管不了，只好是静观其变。

再提宫里头。李治自从有了武昭仪，散了朝就奔西宫。正宫王皇后那儿不去了，最得宠的东宫萧淑妃那儿也不去了，每天在西宫不是喝酒，就是赋诗，再不然观赏弹唱歌舞。就算是让武昭仪把永徽天子迷惑住了。王皇后大仁大义，心里想得开，你来就来，不来我也不请你去。萧淑妃可就不然了，左一回命宫女请万岁到东宫；右一回叫宫女问万岁什么时候到东宫，请多少趟，永徽天子说：“知道了！”始终不上东宫去。不到五个月的光景，气得这萧淑妃病得不轻啊，这一病啊，永徽天子更不来了。萧淑妃堵气将宫女们打发出去，她登着高在房梁上拴了个套儿，自缢身亡。宫女报与永徽天子知道，天子吩咐草草埋葬了事。再说武媚娘，因为萧淑妃最得宠，心说：我使心用意拴住永徽天子，不气死你我就枉姓武，枉为武昭仪。这回果然气死东宫萧淑妃，她心里越发的可心如意，心想：东宫没了，我还得广设耳目，探听动静，怎样找个碴儿把王皇后搬倒了才好。她在宫里把这些宫女、当差的太监都给买通了。她正得宠，还能恩待大家伙儿，好打听宫里的事儿。她又有心谋夺正宫。

这天，永徽天子在御果园饮酒，命内侍去宣召正宫王皇后、西宫武昭仪。一会儿的工夫这两位全来到御果园见驾，酒筵已经在杜鹃花下摆好了。永徽天子在中间，上首王皇后，下首武昭仪，在饮宴之间，永徽天子说：“你们二位听着，孤有一事说明。寡人登极以来，盼子心切，现在你们两人全都身怀有孕，哪一个生下是男，当然要立为储君。难道